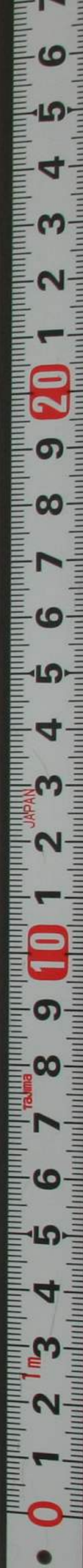




艾荷園文集

和 6  
1777  
7 止







芝荷園文集初稿補遺

筑波

石正猗仲綵著

序

送服君用還濃陽序

古為學也必勤之亾論負笈從師千里至其苦心志  
則有錐股繫頸者夫然後積厚于厥躬焉方今天步  
旋環時屬文明乃膺元精之歆蒸英傑間興髦俊並  
出無國無之亦咸以嫺古文為名焉凡人之俊焉者





必有所恃黃吻之徒乃以為天寶生我載假之才今  
時博學美文辭者孰與我大衆斯風氣以行于一世  
則取愉快於生前此其意滇王匪帝輒剖其詩剖其  
文自事銜鬻遂傳之都邑將為之紙貴也不則猥著  
一書以歷詆宿士乃欲令觀者瞿然顧化心醉其議  
乎而其書其文非顛倒裳衣或心動而言肆又何輕  
躁之甚也乃如此人寔繁成風夫名不虛立矣急欲  
人之知己也而知者益鮮矣是其立志也淺之為文  
夫抑古之俊也厚矣今之俊也恍矣濃之楫曰人服

君用家世富農至君用好學既冠稍屬文時時往張  
與文學之士相親今春介張人千力之東來從余問  
修辭其人俊而易入勤而不倦秋八月將歸省父母  
臨別乞余贈言且嘆離群弗已余謂之曰夫玉不琢  
不成器學亦然焉今夫大都游藝之士既擇其師而  
親之會其友而樂之即群居終日各言爾志以頡頏  
其論乎其於彫琢何有焉然而大抵汰土之人游惰  
為常膏粱之性難正安其所習講業不專有人則作  
之無人則輟之猶且紛華盛麗之屬入焉而眩是用



不瀆于成雖有良璞卒自沒其光者多有之若夫僻  
在一方娛斯文於蓬戶中者人告之曰某所有一先  
生盍往從焉亦耕耘之弗遑不能行異邑則愆焉絕  
望於游方滋發憤曰懸弧果不可酬邪命也哉吾將  
為甯越誰之不若何不可為我不敢傲我友之逸亦  
因其專心不遷視聽於異物焉遂三餘之所為唯學  
是勤譬諸孤臣孽子必能立其身故福鄉窮里不待  
文王而起者吾多見其人矣繇是觀之彼都人士未  
必有美符而僻陋之人亦未必無名器也執不疾沒

世而名不稱焉今也子肄業之日淺雖未盡其所問  
然非不與聞一隅乃歸鄉之後靜言熟思心誠求之  
其於自反三隅又何難之有人或有家貧而乏書者  
子既已承先疇之資產身有處士之義坐而以取給  
焉則金科玉條奚索而不可獲之也人情又願才之  
不匱子之性之俊豈濃之國西密通于京東接壤于  
張稱多名山川則其地之靈秀是依歟乃定省之暇  
游張張固已多舊相識則事其仁者友其賢者豈可  
比僻陋苦辛寡耦者勿謂獨行眾眾我生靡樂又何



嘆離群之為逸乃就間燕以研精群籍唯厚是積以立其所志以成其所學而其所著作亦慎儲自愛與其求虛名乎一時也孰若圖盛事乎千載亦唯錐股繫頭之勤將於是乎在焉傳曰不祈多積多文以為富余之所望於子者唯是矣數年之後再游之日余將見子之彫琢既成燁燁發其符采而復來也已行乎勉旃君用好誦唐詩又敏乎自運余為賦近體一章為之首倡諸子屬而和之以壯其行云

送木君恕赴勝山序

君恕家本張之南鄙其父處士君既没老母在堂乃與一女弟事之孝謹君恕少好學隱然興起于吾黨之風潛有東游之志居則鷄鳴孳孳挾筴誦讀出則遊城中與諸文藝之士驩焉相覩談論曠日而不省家事稍薄其產故鄉曲多指笑其所為者矣君恕嘗言其母曰兒不容於鄉人所謂鼠銜窰數也且人有能而不能若夫口誦六學旁通子史歌之詩述之文華袞其詞他日與天下之諸名士相周旋者此兒所能也我先人既立產業基址焉承而以潤數口之家伏



臘進醵迎來送往者是則兒所不能也然我無兄弟  
可以讓之者無已則妹乎夫女也者不可紹宗而不  
有贅壻者為之猶賢乎坐待其傾頽不如稱力以處  
之即撰邑中子弟良謹者壻之遂推與其田宅焉既  
而四方之志滋甚則深惟曰方今東都碩儒之淵藪  
而服氏之徒於文學也亦猶齊魯之士古云惟數學  
半吾姑先之他邦授業生徒以知其所困以知其所  
不足乃摩厲攻苦務利其器而后東游不然何以得  
見齊魯之士也因告之故於母行既有日矣宗族聞

之猶慮石怨之學未足為人師而失糊口之計皆危  
其行君怨曰公等豈以吾為遼東豕乎固宜矣將謂  
彼童而角實虹小子乎亦宜矣士苟通經何恤乎無  
家於是行也唯吾行我意不敢自公等之教即去往  
京師下帷鴨水之上則從游日踵戶外履滿止幾妙  
法王實相王聞君怨工乎詩並召見之遂侍講于二  
王之邸居數年會勝山侯從東都帥番軍之士戍京  
城侯乃延君怨親自問經史稍稍知君怨久有東游  
之志臨其竣成而還改使使者持幣敦喻以起君怨



君恕深感侯之厚意速應聘焉即從侯之東歸途出  
張陽因請自便道入鄉省老母其宗族驚喜各持酒  
肉來聚城中諸老先生及諸知友亦皆來賀之於是  
嚮也鄉人指笑君恕之所為者皆吐舌矣既而稅駕  
東都會館未定先請西仲英為紹介取謁我服子遂  
締交同社諸兄弟君恕之喜而後可知也昔年余遊  
張猶及見君恕弱冠之時乃為余誦其詩數十章余  
心已知其人俊才篤志他日必將有為者也今復申  
以同社之誼情好益密蓋君恕自始興起于學固已

淑艾吾黨而獨守其志之篤以抑其才之俊姑先下  
帷京師數學自驗此可謂勤矣嚮令君恕不能違其  
鄉即讀書於田間懷獨行君子之德焉其所友者不  
過於一國之善士也此奚異乎守株賤儒氏之碌碌  
阿母之目下者哉又令君恕未先之他邦又未摩厲  
攻苦率爾東游乎則其器之利未必如今日也夫士  
不可無以學又不可無四方之事果哉君恕獨能成  
其志矣余乃自喜無悔於昔嘗心已知其人他日必  
將有為者非復無信也已而吾二三兄弟亦視君恕



猶舊相識旦也君恕齒尚壯從今以往學之所至其  
進吾往也不亦樂乎吾聞君恕既來東都始受侯之  
廩時先更粟諸金郵傳餽老母于鄉且貽書女弟曰  
昔母氏皆嘗兒之食矣茲物雖不腆我侯之賜也敢  
供一朝甘膳之資汝其圖焉自是每得月俸未以寄  
母常不先食其違膝下雖千里矣其孝心不弛猶如  
是云今茲侯隨例半歲就國君恕從行夫勝山屬房  
州距東都不遠其地海山環竟尤多奇觀君恕故自  
壯之且喜其行之適而其遊之暫也余贈以諾詩一篇

乃并之序

巖永家大孺人丹墀氏七十壽序

余少時與羽之新田邱大夫益齋君相識蓋君姓巖  
永氏為人鎮靖矜嚴好禮受業闇齋先生門人明習  
經術常亶亶焉於學身既為大夫乃忠信篤敬稟其  
天性執正以師諸有司而遇家人子弟暨御臧獲婢  
妾皆有法邱人多取矩焉稱為有古大夫之風君配  
丹墀氏亦有賢明之資克整內範以飮家政生二子  
族人懸河邱大夫四宮氏無嗣季子為其後二子皆



冠君嘗見之余曰顏焉二兒恐不才弗堪保家邪老夫老矣恨不見其成立耳吾子雖少吾知其所知冀勿見外焉乃因其請遂字二子昆曰公禮季曰炳文昆季雋才俱勉家學且問古文於余元文中益齋君即世丹墀氏自稱未仕人乃儼然壹守其家法又俛二子滋讀其遺書凡大孺人之飭二子靡不用義方者而二子亦父事於大孺人唯謹二子盛年後先各為大夫大孺人誠二子曰二國使若輩與政老婦唯若輩忘先人之業之懼若若徒恃其才自有肺腸其

於先進父兄也即野人視輕易其所為為己係輒欲掩而多上之不顧速官謗亦或挾貴啓寵言不遜讓事不仍舊貫而獨任自斷以制其下不知群下雖面受成令退復陰笑其大滿也苟如是則先君子之志荒矣夫壯不如老者多也若輩敬從二三父兄自是二大夫恪恭匪懈每蒞事必咨於周不敢專之故二郎之士皆注意於二大夫云今茲大孺人年甫七十秋八月二十五日其誕辰也於是乎二大夫將觴于高堂見詵於余昔者正猗謬辱益齋君知遇之誼



乃雖不佞而有愧乎弗見其効然猶至今日與二大夫故舊孔云夙誼不渝則身覲其吉祥善事私自欣喜將無若已有之乎敢修一言之頌以賀二大夫曰君家昆季獲天之寵靈何其隆也方今

國家封建之制列國士大夫皆世其祿然大夫之職固當選才授位也其父析薪其子不能負荷乃大夫之子恒為大夫實難必矣且夫諸侯國無小大咸期而朝東也期而就國也有國大夫焉有邨大夫焉其邨事一適于我為埤益於國事也故邨大夫之子恒

為邨大夫是尤難必焉者也二大夫業已嗣為邨大夫蓋各以其才獲乎上也即以其才獲乎上焉亦其所仕固殊其國則安知非二子共為國職乎若然自非得君命奚以得私越其竟而並奉大孺人於一堂之上邪今也二大夫所職皆非國而邨而二邨相望其室則適固非有竟外之制則旦暮幢幢往來從爾思未嘗一日違邨下而祭祀同福歡欣同慶者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二大夫其能得之矣天實假之才以令獲乎上又從之願以令並奉大孺人於一堂之上此其所以寵靈於



昆季非獨令取不難必焉者而已也雖然二大夫非  
因先大夫之遺學與大孺人之教飭安知德義以定  
其位孝悌以施有政遂使人稱曰共是保家之主也  
其如今日耶亦唯天之寵靈於昆季者二親焉依而  
益顯也大孺人年雖七十矣精神變明不屑恃粥待  
輿而五官之所葆無復異其壯歲之時中夜猶績且  
燭下紉鍼云凡兄弟具爾以奉其親者孰不望錫類  
於二大夫乎斯余之所為賀二大夫也是日也二大  
夫命爵者誦此言於大孺人之前大孺人乃曰石子

不賀老妾而賀我二兒者抑有意哉此言也先君子  
之靈亦嘉之豈唯未亾人而已矣因又欣然稱觴申  
賜二大夫焉於是乎二大夫請余併書其言昆氏名  
貞幹季氏名成煥俱工於文辭而有父風

贈岑歸昌序

余講業于郭北也僧之有意於吾者時間有之夫僧  
也道其所道者也僧而就吾者豈徒哉皆自有其才  
將假道乎吾文辭而已矣吾亦知其志之所在每立  
門牆不敢麾之乃開蓬筦之廬以羸苾芻之士遂驩



為莫逆乎其心然而彼徒之於文事也先入為三舊  
聞是錮卑論儕俗塗其耳目卒不古處則眎吾所業  
豈以為箕斗不可簞挹邪乃喪資斧朶頤而退終不  
能盡其才者多有矣故既入吾苙焉亦不為從而招  
之蓋道不同不相為謀吾唯以我業應其來意耳矣  
往年張僧慧豹介張人來就余受左氏春秋既其所  
憤排也其所請益也每起予焉余心疑其志似亦非  
唯假道者且知其未易才也今茲冬忽儒服而來乃  
北面稽首曰吾家本西肥姓岑名鏘數世武弁鏘幼

而志於學吾父命服儒服止幾會遭變故舉家違國  
且有所避匿吾父屬鏘于鏘之舅氏為僧而在張者  
故姑少假形乎僧然志若志焉而今所避匿已釋矣  
故復服儒服已不久於僧乃為吾父與舅氏為鏘也  
非直為鏘之遂志願焉自是將改事門下然若謂夫  
夫也率爾遷其業此無特操者非吾徒也即命小子  
退之今日又謂唯何甚而與其進亦今日若得所請  
幸賜昇第下座則為館中書生之傭亦非所敢辭也  
敢布四體進退唯命其誠慙出於心本而辭氣激厲



余曰如子所言則其不獲已姑少假形乎彼也非義從之初矣且有所避匿者可無不為僧牛賣卜古人猶處之不為耻焉今其所避匿既釋矣故反其假以復其故業也何不可之有誰復謂率爾遷其業者吾子其安之余比來病憊即得英才如子者亦唯不能教育以為樂是愧請子與二三子周旋必足以盡其才邪遂使諸子定交於歸昌諸子亦見之若舊相識從是每群居講藝各下上其論歸昌之所發未嘗不中久次生徒之心而令四坐稱愉快也僉曰歸昌之

復故業也抑天誘其衷邪若俾歸昌永從事金翁叔之父之所察而卉服草食區區終身焉是無天也其明議如此余始見時私疑其志似亦非唯假道者果如所卜公謙先既作叙美之又請余有此言

送佐伯公子扶搖君出嗣常相山野邊氏序

余聞佐伯公子扶搖君於吾友餘公綽蓋公子嘗在其國時方嚮文學躬自藏脩藝苑留心立言之盛舉也上有好之者下胥倣矣其群臣子弟彬彬乎俊髦之徒踵武並起實公子之化所及也於是乎遠寓昔



請公綽數視其制作之草又至聲詩請高子式刪定  
之遂與二子神交蓋有年矣往歲公子始東下入其  
國邸則又請公綽為紹介親受業服子之門正猗雖  
不佞亦以忝附同盟之義猥從二三子之後每廁文  
雅之會屢獲繼見公子因竊聞知公子之賢矣夫世  
之貴人之子躬藉有土之資其用物取精也弘多而  
居移氣養移體顏色之溫言辭之粹異乎衆人者誰  
得不然耶然貴而無學亦維斯戾矣唯貴而好學其  
貴益顯焉方今公子於其先侯也貴介弟於今侯也

叔父之親而柔嘉在身匪愆厥正師事服子也不挾  
其賢而執弟子禮唯謹迎延吾二三兄弟也不挾其  
貴而降階虛衿酒酣以往必手披載籍中所蓄疑以  
質諸子唯下問之從退相在爾室左右散帙讐對旁  
午其惜寸陰實若一渚生然乃請寓目其盛藻綵編  
富有苑如春華固非諸貴人子假名於好學寡見咫  
聞自以為多其詩其文亦取成於倩人以為己之夸  
具者之非所企及也上哉公子昏出於冥冥之志昭  
昭之明而結乎一其儀不忒是其學之所益也乃知



居天下之廣居者之所為懸絕乎其唯宮室車馬衣服其居使之然者也今茲常之相君山野邊氏聞公子之賢將受以為嗣乃使使者三請于佐伯之邸則其君大夫相議曰夫常之相其爵五品若節春秋來承

朝廷之命也班之崇厚禮之登降與徹侯同例吾扶搖君者實社稷之鎮公子也雖然與其建家干國也不如嗣相于常而襲大邑然公子者賢而守義人也其意未可知因稍使其傳諷之公子曰君與一二父

兄為吾所謀而豈不可者余敢不唯命是聽從於是乎行有日正猗攝敝衣冠與公綽等俱之公子之館敢以賀焉公子遽整衣而出坐定爵三行各賦詩見其志公子皆答之正猗亦興而賦振鷺之章曰在彼無惡在此無斃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公子曰翼請受子之賜又賦泮水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遂進而言曰昔者常之先侯義公創彰考之館大興文學敦龐厚裕樹之風聲無小無大在泮講習是魯侯之為德焉而今相于彼大邦扇揚其餘



烈者其惟公子乎吾徵諸其嚮在佐伯時風靡於國中推知從此以往其化之所及益遠矣公子曰善哉吾子言之吾有望矣抑翼也不足以當之若勉保是言也庶無辱位卒享而出遂叙其言以授之謁者

白石二女復讐記後序

自古在昔傳復讐也亦先聖王之道也夫人殺吾父不卽殺殺吾父者而共戴天者非子也必殺殺吾父者可以立天壤之間矣精衛銜木烏子反哺人而忘其親無誠心而不守其志者曾禽鳥之不若也余受

國學生井石溪氏所著白石滋氏之二女復讐記讀之乃卒業喟嘆曰復讐者雖先王之道乎可為男子道矣不可為女子道矣如二女者可謂孝且烈矣夫其父之忌卽彊虜一武夫也其身顏諸庶賤之孤而姊姊未許嫁借曰孰有能為我殺殺吾父者吾為其妻則必有有力之人代之以復其讐者也乃儀其人仇儷胥庇而終身焉孰謂而盡休其蠶織手操刀矛親自殺殺而父者譙之以男子之事乎哉唯二女能與讐共戴天者辱莫大焉姊姊勗力求師習兵女手之卷



然執白刃之剡然亦顏諸庶賤之孤奚以堪禦彊虢  
武夫乎萬無可克而斃之之理矣然當其時姊也用  
刀姊也用矛更進與讐相鬪而不敗用不隕懼無筋  
無骨無面傷親自殺殺其父者並立天壤之間而靡  
所辱也此皆由已而不由乎人其志力壯於男子也  
雖甚孝烈有可以尚乎夫顏諸二女豈知有先王復  
讐之道而為之者乎哉唯其精誠出乎心本而須臾  
不忘其親皇天昭昭佑斯淑媛則彼其忌非鬼非蜃  
有靦面目安得潛伏而避之耶天乃奪之魄兵果在

其頸固其所也至於既已斃讐則姊姊同辭曰吾事  
畢矣從今以往永矢不嫁從事釋道庶幾生天是父  
母之寄也卽自髡俱為女僧者雖若可憾乎然金人  
氏之教深人肺腑尚矣豈復以此病二女邪亦無忤  
乎其孝與烈哉凡世有美事夫人爭相傳稱然而矢  
乎口者徒一時而已也必有載乎筆者以傳之將  
來二女精誠孝烈雖如是其備矣自非得石溪子安  
知其揚名以顯父母者無疑乎俟百世而弗朽耶獲  
乎大方者乃其幸也夫石溪氏曰此事也實在寬永



中而世之傳者互有異同予助教餘暇擇而成編夫  
人動輒曰生子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而世多男子  
而無可使者則百男憤憤不如茲姊妹此予所以取  
二女以叙之且待太史氏之斷之意也蓋白石者奧  
之大都以名通故不繫國云黌內諸君子各有序余  
乃無辭於其懇請猥綴一言敢以續尾焉爾

送法弓師還三河序

三河鳳公之徒法弓師夙入紀南之祖蹟闢其所道密乘  
之壺又周游四方徧訪名碩諸律士遂來東都僑余廬側居

之夷攷古文數年矣余問師從事斯文也實如一諸  
生胡為好之篤而信之甚乎則曰在昔我南山大師  
西游中夏親奉大法而歸乃仰眎天文俯察地理而  
參人民之禍福躬自戒浴一修禱事則銷惡運導迎  
善氣因其履信思順之心所居轉禍為祥吉無不利也  
厥身既瞑于南山殆予予禔昭茲來許神理如在逮  
于今天下其誰不仰止焉然本其始而言則天縱聰  
明多材多藝嘗克學儒習老且名削墨數字是故三  
教之籍成乎少齒五筆之稱傳乎異世



弘仁天子側席尊崇之者亦以其兼文學也乃緒餘之所及其詩其文皆當時諸博士非所敢抵齒者性靈之編可以見矣苟遵其道者文事安可廢乎不然三教之義其諸謂何後之祖述大師者其業非不精其德非不劭雖則勇猛窮力纂修密乘然而唯戴盆乎一端其心如結何遑顧外典也近世有啟公者興文學於智積將干城大師之遺業其志偉哉然其徒不振固承而其肆是屏焉者財一世而斬是為可憾也我所瑞鳳有慨於斯焉乃深惟曰夫大師之於儒也其時

則當李唐之世其為誦者皆古籍趙宋以降之書不與焉吾徒志學者自非知古安知大師之所為於是辛東來問儒典於太宰氏歸鄉之日語箭曰老子能知女亦有此好也從今姑舍我所道游方就學卒卒吾所未卒之業焉貧道乃不自揣陳力於載籍若為是故也余聞斯言其所志極知異乎他竺氏之撰也蓋師為人坦率而接物虛澹世紛不入於心讀書之暇好作詩尤倣唐聲適得一題則湛思沈吟數日而成成亦非其得意不敢示人人或問以師之才何不



作文子曰吾今方鳩材積土他日將築而構之當其時  
使而頌輪奐且賦斯干之章歟請姑族之人又問師  
亦行將主于利子曰以蜉蝣之年安得鑿茹來者吾  
唯知有今日而已且夫今之密徒幸獲主一刹則大  
飾壇場殷庀寶器乃依託祈禳曰吾法別有所受上  
之天若旱吾能致霖雨而除星辰之厄定山川之變  
下之吾能為人析人之珪荷人之爵而子孫其逢吉  
何有於病與祟卽有人倚之者則齊肅潔清焦心敝  
神七日不食兼旬不寐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第令

此輩得驗於十一亦多言或時有中也有猶將據徵乘  
倖自外擬穀率強內不繇中出生於心者每括不失  
前禽焉斯假法設議祇求悖而入之貨若充類而至  
義之盡不亦殆乎銜其機鬻其符而重糶貪刀布賤  
巫氏之為邪戎師恒鄙之箭亦恒鄙之久已有偕隱  
之願矣今茲師將歸省老師來見告別余問師之白  
足有復東乎曰貧道從吾所好高蹈千里學步于茲  
不敢為臯若吾不良何今欲還鄉而復故步或懼不  
免匍匐之訕也然吾足尚在盍東西南北乎余聞鳳



公之徒莫不皆知南山之教三而廢一不可也用其力於斯者矣且其於衆徒皆子視之少無纖介之隔而知師唯當能卒其所未卒之業者即命姑舍其所道獎成以得游吾黨者又何識鑒之精也師亦能體三教之原旨敬其所奉之命暫游儒林之間將以繼鳳公之志者可謂克承師匠而不辱徽音矣過此以往由其履思之心與陶練之功乃幽贊神明通合天人而蠲惡運來善氣也方有以族焉往近勉旃因拊其背曰後數年碧海之瀕有傳一偉僧出其人大振文

之字可校

學風偃後進諸密徒者豈師邪鳳公昔嘗與吾先大夫周旋于三河今復師之余相驩于斯實方外之通家云

墓碑

笠澤先生墓碣

先生諱世翼字子羽號笠澤姓巖井氏數世仕古河本多侯享保壬子歲夏四月十八日先生生于東都森川邸舍年十四歲喪母二十二歲父士言君卒乃襲祿奉先祀二十八歲有故致為臣而退初士言召

壬字當改作庚字



既婚居七年妻氏始孕自娠至八月免身卽先生也  
士言君曰是兒之生不就盈或恐夭折請禁方於一  
良醫常餌之既就口食歧疑絕倫士言君誠授之毒  
經一旬上口十三四歲甚好學不顧他技能唯以誦  
為娛獨坐一室援筆挾策且讀且抄邸內士大夫皆  
使其子就受句讀而訓導不倦如老儒士人以奇童  
稱之比弱冠其所手寫書溢篋充棟及始讀我物子  
之書乃嘆曰不仰太陽之照安知衆星之歲自是大  
誦古文亦如其教然不定師唯與太宰先生德夫一

再相見得聞其說而已其罷去時偕後母卜居駒籠  
始見余遂如故知乃下帷講授焉生徒覲贊歲時賀  
錢僅以奉菽水然以貧不挫其志愈益敬業諄諄善  
誨以故從游日衆稍稍致糈以盡其養高崎邸士大  
夫多受業者屢聞之命有司餽之每月廩人繼粟寶  
曆丁丑歲秋八月二十九日以疾卒年實四十歲葬  
武州淺草里永昌山中先塋側先生受室木邨氏有  
子二人皆夭唯遺一女齒纔二歲門人相謀請我黨  
處士城敏之字愚公者使其冒姓紹業以經紀其家



先生家本貴族堂構相承位祿並崇幼遵義方能嫻  
父兄之訓為溫厚寡欲口不言鄙倍其於所交久而  
人益信之事後母孝順遇家人柔惠其家系及行狀  
之詳別誌若傳益先生守學惇篤朝夕而勤之勤無  
越思可謂博而精矣其所著書數部文集若干卷行  
將刊行石正猗曰余與子羽鄰居一紀于茲嘗辱兄  
事之誼矣子羽身體短小如不勝衣豈以不彌厥月  
而降故乎其徒皆嘆惜其弗永命以余觀之以彼寵  
靡之姿保茲四十之年抑天之寵子羽厚哉其學足

以名于家其編輯諸籍足以訓後進其詩其文足以  
傳于世亦何壽不長之憾愚公樹石謁余作銘銘曰  
樂教育古之徒善導微猷使勿甞君子儒君子儒永  
昌之山後林前水墳並考妣此是子之里谷神繇繇  
永言覆露髦士

書牘

與士寧公綽仲英

恭惟天而既降我服子以應命世之運

天猶不厭厥德



又俾三長兄為之倍載皆以英特之才疏附斯文如  
月之恒如日之升今為盛矣而三長兄之放文辭各  
斐然備成一家言以表式吾黨也蓋猶榘桷豫章相  
為棟梁之用弟也無似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即當吾  
世親獲師其師而友其友乃不自揣摩厲鈍才以庇  
育英之末三長兄不我遐棄待之以久次之列推齒  
儕輩之右凡使弟為之重者莫不相計而盡拳拳之  
情也此其殊遇未嘗不感動於天之所以假吾者亦  
復多幸也矣即發憤讀書於漏屋中固已不能懷獨

行君子之德乃唯削鉛操槩刻苦雕蟲以竭不肖之  
力惟日不足居恒每觀三長兄之諸盛作不堪絕倒  
輒欲燒筆研然宿好成癖欲罷不能亦唯驢鳴犬吠  
觸興而啾發而已比來二三小生收錄拙作彙以屬  
稿第舉而閱之其詩其文皆芘芘荆棘其少時所為  
尤多蕪穢自憎其蚩鄙隨即蠲削易稿三四既復攷  
之蕪穢雖既除矣其荆棘者自若曾不足為薪樵焉  
何況可與大廈之材相比方耶而猶載初年諸作十  
之一二者皆與舊時諸老先生所答贈而弟亦嘗所



以蒙其寵光迄于今不能敢忘則不忍割愛於雞肋  
姑且錄于此終當削去請勿以為笑卽今所略定初  
稿詩文凡十卷置諸芙蓉館私托十太輪次致之三  
長兄伏願惠而賜省閱乃指擿疵瑕教督所不逮猶且  
伐其枝翦其葉遂令棘心矢矢以改其觀者舍三長  
兄誰諸昔者丁正禮作文請潤色於曹子建子建辭  
之至其曰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  
者邪子建特嘆其達言方今三長兄天縱英特其體  
通性達受之自然者固無慙於陳思之才也則弟所大

請者亦猶一生之志也敢盡布腹心庶幾有榮施之  
乃經刪正之後將復詳辨別列明楷淨寫以備服子  
之覽觀焉若乃當其時各並賜一言以弁卷端亦唯  
據茲益為之重萬一有傳于後世乎則後之觀者  
□將曰彼詩雖不足以誦彼文雖不足以讀微哉彼  
獲乎賢師友而親自承事之也無乃以不得其門為  
不幸乎苟得所請以從之願雖死且不朽也然後愈  
益知天之所以假吾者亦復多幸云爾非妄也雖然  
三長兄如曰區區驢犬啾菽此非拔山力所能助則



弟所弗敢免也諸惟幸長兄少加垂憫寔嚴前勿伐莫  
惜芥竹幸甚唯是鶴立以遲有嘉惠

與巖士駢

足下既已移疾閉居則固當因藩法謝絕外客而猶  
以私相延我輩於曲室密爾討論斯文何為好學之  
厚士駢之調合子羽者久矣而僕亦新濫竽其間乃  
盛意之所及謬蒙推長之敬者何敢當之其日也精  
餽美醞物其庶矣狂恣雖我輩之常當其就席非不

心謂足下爾已閉居焉上之有藩法之嚴中之有尊  
親在高堂而孺人虔恭中饋下之有左右之共使令  
雖曲室之深無乃目之所睹耳屬乎垣乎他人之言  
亦可畏也庶幾無令人怪足下於游是狂生乃俯假  
飾禮容亦猴而冠固何克其終酒中耳熱醉態間發  
詬勢稍張抑而若揚遂不知夜方艾矣足下則每能容  
任恣且能禦侮我輩而我輩實不能推輓足下而延  
之譽既退與子羽言之增用愧汗焉唯是醉而狂醒  
而愧雖酒人之常亦何甚也勿以為罪幸甚曲室中



所與聞論則高奇碑文則辨裁亦其好之厚焉依勉  
加自愛

復服先生

手命達自子迪氏盟漱開緘捧讀反復乃審訓辭切  
至腴渥踰涯未嘗不蹶然而興南望遙拜矣日者吾  
夫子疾患罄廖飲食衎爾時乘載陽駕言郊游則從  
中路來諗曰夫子今夕宿礫水僧院明日道出駒籠  
當臨草廬正荷愚且狂也忽承此嘉惠豈得不驚喜  
飛揚耶即將糞除手執敝帚亦心不在斯焉遑及宿

命供具唯起而踊躍耳於是妻婢聞家有貴客遽而  
傾筐倒屣而斫屋柱剝諸薦小子則延頸獨笑時時  
倚軒仰窺陰晴終夕不寐若問夜何其曉有隔障相  
言詹詹者因屬耳聞之則妻婢祈晴之聲既而儼然  
辱臨乃同盟諸兄弟有先而至者有從而至者夫子  
温乎就席卽召小子厚加教言申之鶴肉一瓠先紫金  
盒子賜之不圖蒙大貺之如斯也乃稽首拜受亦股  
栗口吃卒不能展謝一辭唯謹干時士寧公綽仲英  
侍左右諸子誰某陪列烏闔闔也行行也俚俚也固



不乏其人而助吾應對子迪孝友夫子有若樂之者  
於是乎小子不自知在蓬戶中其喜詢不可緩既命  
縹緲且詢曰劇談樂事踰常可謂勝會具備矣又曰  
汝躬自褰腕執具擊鮮調食殊荷寵待伏以夫子之  
至於斯也小子唯貧窶乎未嘗不得聊飾土匭以共  
獻芹之衷也卽坐間咄嗟亦家人狼狽便不能棘辨  
之私退而視厨下各持器環竈而立小子乃拂衣奪彼  
所執手自煎熬從錡祖釜嘗其旨否亦拙者之為政  
欲益反損不知彼善於我而具盡惡草酒復項駮也

咸

論不俾大君子屬饜極知不足以下已竊也方奉懇  
謝一喜一愧唯汗下霑衣耳二三兄弟固咸以英島之  
才學術淵博口多美辭兼之氣韻風流翩翩乎當世  
則酒酣以往言論鋒起文采葩發至其情致之所托  
詞源之所暢四座誰能不結舌注耳耶夫子時時掣  
危亦以此為下物遂莞爾而笑曰老子於此處興復  
不淺者是則諸友攸攝攝以激賞之遇與若至爾日  
天氣和適野烟林翠悅目散懷顧夫子之愷悌神而  
勞其豫遊之寵也而得茲具備於一日者均之夫子



之賜也至於其曰諸惟汝之至情之所致也又何過  
獎之厚小子豈敢謂能自致之乎哉深惟今匪斯今  
久矣哉小子謬蒙拳愛賴假附驥以光也昔年先人  
在三河每聞夫子之溫慈辱收小子之狂愚其榮之也若  
已有之其在末命手為遺書戒小子曰爾既遠游不  
能嗣吾宗職而老夫今垂終焉在三之義唯服子在  
矣爾敬事之唯學是務斃而后止若有更業者吾將  
屍視此辱臨也非獨小子感動稱謝也先人之靈亦  
嘉賴之前已所賜鶴肉先熟而薦之盒子匣之不敢

用之寶之至也所獲既已弘多矣嚮驚喜未已今復  
奉手命重發故態其飛揚踴躍亦有倍於前日也謹  
報德音兼聞積悃殊不勝屏營之切時維水潦方降  
其惡易覲恭惟永為斯文金其相以對揚天爵之寵  
焉正猗拜手敬復

答守伯亨

昔者僕嘗與君家先考秀緯君及滕順得倉美仲田  
俊卿之輩俱從南郭金華二先生集飲率無虛月于  
時僕少秀緯君二十年而僕穉且狂酒間每與秀緯



君抵掌談論忘年相驩蓋恃其雅愛亦不自覺不遜也今而顧之二紀已前邗嚮吾黨諸名士從服子避暑少林尤為盛坐僕始見足下於稠人中卽聞秀緯君之胤子就而視之無非為秀緯君者酒既酣相與抵掌談論則其音容志氣之相肖僕乃醉以為秀緯君復生也既退稍稍心謂昔者此其父之於學也止論其名多文辭乃至筆技之妙亦當時稱吾黨無與比焉伯亭卽名父之嗣其音容志氣肖則肖矣第未知其於文藝奈何耳忽接惠書披封讀之乃至情之篤慰諭

綢繆而其文與筆又何相肖之甚不獨音容志氣之象賢已未卒業僕乃驚以為秀緯君復生也卽反復熟誦輒蒙不棄猥承通家之誼僕不佞曷敢當之不堪多謝因對來諭適憶曩昔所與俱諸君皆已逝為異物悲憾何極獨所喜者服子歸然如南山之不騫不崩唯是皇天永監一老載錫之光而今門下諸子英俊疊起其學術文章倍敦於昔日足下宦學講業于其間他日所大成不難予為名父之後哉從此以往每有勝會乃復與足下抵掌談論則象賢典刑尚



其有之秀絕君果不死是為可喜也時祁寒日至慎  
加調護

與舟叔龍

貴恙奈何夏月羸瘦雖足下之常今茲也異乎他日  
然不至就牀蓐則精神不甚越渫可知昔者足下既罷  
去讀書陋巷時僕隣居且十年乃窺知其生平烏足  
下舊喜營何之數每讐對心疲或體中不佳率意持  
鉤箴芒距相忘曲隈深潭乃賴此覺心意散是亦足  
下之常往歲足下親奉尊翁之命強起再復就仕乃

轆可考

樊籠之棲升斗之縻承十歲偷閒之餘而塵務嬰心  
中若結轆少悲之發職此之由服藥調食請其勉旃  
昨乘誘步近郊偶植杖臨溪水游魚洋頗似待芳餌  
者私心謂此雖非曲隈深潭而魚亦細小叔龍若因  
行散相忘茲淺瀨微緇下則鬱陶頓開宿痼亦當損  
減邪日者諸子集飲談及釣弋足下乃曰吾釣則獲  
獲亦不欲多唯倚一竿以遣百憂四坐皆以為佳言  
時維新涼爽然簞、竹竿豈不爾思試謀之婦氏豈  
不亦喜而賦采綠三章曰之子于釣言綸之繩哉請



其趣之

--	--	--	--	--	--	--	--	--	--

和經ヲ  
ヨカベシ



